

隋文帝

被历史埋没千年的帝皇

雄才、勤政、创制、谋天下

丑人 著

杰出的开创者
笃行的实践者

短命的隋朝无法遮蔽隋文帝的伟绩，领略一代帝皇开疆拓土、治国安邦的智慧、谋略、手段与得失。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非暴力不合作

隋文帝

被历史埋没千年的帝皇

丑人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隋文帝 / 丑人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075-4781-8

I. ①隋… II. ①丑…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1282 号

隋文帝

作 者: 丑 人

责任编辑: 胡慧华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 总 编 室 010-58336239 发 行 部 010-58336202

责任编辑 010-6333619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42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781-8

定 价: 45.00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王的更迭	1
第 二 章	权臣屠龙	14
第 三 章	计除权奸	29
第 四 章	北齐消亡	43
第 五 章	一帝五后	63
第 六 章	暗流急涌	79
第 七 章	贼喊捉贼	93
第 八 章	王朝崩塌	110
第 九 章	开皇之初	127
第 十 章	交恶之计	144
第十一章	突厥归顺	171
第十二章	惠及天下	185
第十三章	收复后梁	202
第十四章	调兵遣将	214
第十五章	平定江南	225
第十六章	互不相让	248
第十七章	敲打臣工	263
第十八章	翠玉屏风	272
第十九章	吏不敢腐	284
第二十章	关中大旱	293

第二十一章	无稽之怨	305
第二十五章	东征高丽	320
第二十三章	雕虫大技	334
第二十四章	废立太子	347
第二十五章	天子出轨	356
第二十六章	终极遗恨	370

第一章 王的更迭

1

西魏大丞相宇文泰从没泯灭收复天下的野心，他在等候时机；时光在战火纷飞中不停地流逝，宇文泰等候的时机终没降临。这年正是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宇文泰四十九岁，再过一年他整五十了。他明显感觉自己老了，收复天下心有余而力不足，心底里晃悠一下生出伤感。有伤感就会有怀旧。这一日他早早入朝，觐见恭帝元廓。

宇文泰请安后，对元廓说：“这些天老臣总在重复地做一个梦……”

没等宇文泰说完，元廓好奇问道：“大丞相在做什么美梦？”

宇文泰叹口气说：“梦里不见风花雪月，惟有儿时故乡的情景，一幕幕地铺展开来，老臣见自个儿在梦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昔日策马飞驰在草原上的那个少年。”

元廓轻轻笑了下说：“大丞相思念故土了。”

这话正说在宇文泰心坎上，他接着说道：“老臣少年离开故乡，横刀立马南征北战，好像是一夜之间，数十年的光阴一闪即逝。老臣想回趟故乡看看草原上奔腾的烈马，不然再过几年，老臣想回去，走不动了，请皇上恩准。”

尽管元廓贵为天子，面对权倾朝野的宇文泰，岂敢说个不字，他立马准许。

宇文泰是鲜卑族人，他的故乡在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他决定西出长安北巡武川。正逢四月天，气候宜人，万物充满勃勃生机，是出游的好时节。

大将军杨忠获悉宇文泰要去北巡，带着儿子杨坚出门，父子俩乘坐马车来到了丞相府，给宇文泰送行。

这时候丞相府里聚集了一群朝臣，谈笑风生气氛很是亲切。杨忠抱愧来晚了，

正要宇文泰作拱手状。哪知宇文泰倏地一愣，目光发直盯着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忙问道：“此孩儿是谁？”

杨忠拱手回答道：“我儿子杨坚，承蒙大丞相栽培，今年刚晋升骠骑大将军。”

宇文泰从没像这样看人，他的目光仍没离开杨坚，看得杨坚害怕起来，心口发慌垂下了头。前来丞相府送行的众朝臣不知宇文泰为何这般瞅着杨忠的儿子，感到格外奇怪。

宇文泰好像仍没看够杨坚，走过来，轻轻扬起右手，抚摸杨坚的额头和下巴，然后他的手往下滑动，捏了捏杨坚的身子骨，郑重说道：“这孩儿长相非凡，犹似仙人，不是人间可以经常遇到的人物。”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众人朝杨坚投来惊诧的眼神，看杨坚的确长得有些奇异，他的额头突出饱满，下巴又长，且是上身长，下身短。这样的奇异之相，将来会有什么造化，好像惟有宇文泰一眼看破天机。

宇文泰从没像今天这样对一个涉世不深的男孩产生如此大的兴趣，尤其他对杨坚不同凡响的品头论足，令杨忠格外高兴。杨忠立马回谢道：“大丞相这般看重我儿杨坚，我无比感恩大丞相。”

随之杨坚身子往下一坠，朝宇文泰行跪拜礼。

宇文泰一把拉起杨坚说：“你爹打仗了不起，你得好好跟你爹学。”

杨坚谨慎地点头说：“我会的。”

这时丞相府里又进来几位送别的朝士，气氛越发热切。招呼之后，有人忙问宇文泰这次北巡去多久。宇文泰随意说道：“多年没回老家了，想去走走，在外由外，说不准。”

第二天早晨，阳光明媚，微风和煦。宇文泰带着一群随从离开了长安，车驾浩荡，飞扬北上，眨眼儿消失在了茫茫天地间。

车驾在路上行驶了一个多月，来到北漠。

正是盛夏，蓝蓝的天和绿茵茵的草令久居内域的宇文泰心旷神怡，他在故乡无边无际的草原上重温游牧的童趣，骑马狂奔，逐羊食草，乐而忘返。到了八月入秋之后，塞北的气候急转直下，寒气袭身的草原会在转瞬之间降下暴风雪。宇文泰这才记起打道回京师，过蒙古北河时，他的身子受了风寒，染上疾病。九月初，车驾返至宁夏牵屯山，宇文泰的病症不见好转，就连站起身子走出几步的力气都消失殆尽，意识到身染重疾不可治愈。这时候宇文泰担心回不了长安，想他归隐黄泉之前，

身后事该要赶早儿托付，又不放心身边的随从，派人前往长安，急召他的侄子宇文护。

宇文护是宇文泰大哥宇文颢的第三个儿子。宇文护少年丧父，投靠叔父宇文泰征战四方，他功勋在身，被授予骠骑大将军、中山公。接到召令后，宇文护骑着快马奔出长安，几乎是日夜兼程，赶到涇州（今甘肃涇川县）时，相遇途中的宇文泰。车驾歇在一片荒野地上。宇文泰躺在支起的帐篷里。一个卫士疾步跑进帐篷，禀报说：“大丞相，您侄儿中山公已经来到帐下。”宇文泰打起精神，吩咐卫士扶他坐起来。片刻后，宇文护跳下马背，来不及喘息，进了帐篷，见宇文泰病入膏肓他大吃一惊。

宇文护连忙跪在病榻前，叫了声叔父。

宇文泰伸出一只手，捏住宇文护的胳膊，有气无力说：“盼侄儿来见我，就怕盼不到了……”

宇文护安慰说：“等叔父回了长安，太医会帮叔父治好病症的。”

宇文泰摇了摇头说：“老天不让我回长安，看样子我回不了了。”

宇文护耸了耸鼻子，眼里涌出泪水。

病在宇文泰身上，一天天地加重。宇文泰就怕他在途中病逝，朝廷一旦发生变故，他在九泉之下支撑不了后事。对宇文护说：“我儿尚幼，还不能自立，你是他们的兄长，兄长如父，待我不在人世的时候，全由你扶持他们。”

宇文护泪如雨下，直点头说：“请叔父安心，我会全力效劳的。”

宇文泰共有十三个儿子，没一个长成气候，是他最揪心的。只有宇文护才是他们宇文氏家的顶梁柱。宇文泰还有话要说，打了个手势，帐篷里的其他人都退出去了，只留下宇文护。

宇文泰说：“自我创立西魏辅佐文帝元宝炬即位至今，都辅佐过了拓跋氏家的三位天子，可想拓跋氏家的不会喜欢我……”

宇文护不解地问道：“叔父替拓跋氏家的勤勤恳恳服务一生，他们为何要恨叔父呢？”

宇文泰叹息道：“是你叔父擅权太久的缘故。”

宇文护看着了宇文泰，翕动嘴唇，欲言又止。

宇文泰道：“待我死后，立三儿宇文觉为世子，承袭我的爵位。”

宇文护点了下头，心有疑惑又问道：“叔父为何不立长子宇文毓为世子？”

宇文泰解释道：“长子宇文毓是姚夫人所生，三儿宇文觉是嫡出，我只能将爵位嫡传给他。”

宇文护又点了下头。

宇文泰接着说道：“今外寇方强，乃国之大事，由你决定，完成我的志愿。”

授罢遗托，好像一块沉重的石头从心尖上滑落，宇文泰轻松了许多，下令车驾上路。但离京师长安依旧遥远。车驾在起伏的泥土路上走快点儿就颠簸得厉害。宇文泰的样子看上去等不到长安了，他的病症愈加重了，在摇摇晃晃的车驾上昏迷不醒。宇文护一路护侍，不断敦促随从们加快赶路。

命绝不由人。十月初四日，车驾刚到达云阳（今陕西泾阳县），宇文泰果真没来得及身返长安，绝世在了云阳。宇文护下令封锁宇文泰病逝的消息，直到长安，送宇文泰的遗体安放在云阳宫，这才发布国丧。

2

二十二年前，北魏最后一个皇帝元修忍受不了权臣高欢掌控朝政，率军讨伐盘踞晋阳的高欢。那时的高欢好似一只下山的猛虎。元修终不是高欢的对手，败走到关中投奔关陇军首领宇文泰，寻求庇护。来到关中的元修痛骂高欢是个奸佞小人，请求宇文泰出兵攻打高欢。宇文泰想到他的实力不如高欢，不想冒险举兵，他没答应元修。

北魏本是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王朝。早在太和十七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入主中原，主张汉化，将皇族姓氏拓跋改汉姓元，此后的皇家自然改成了元姓。

高欢从小生长在胡人部落里，他是鲜卑化的汉人。他赶走元修之后，一手操办建立东魏，拥立年仅十一岁的清河王元亶世子元善见为孝静帝。废京师洛阳，迁都邺城。

高欢分割北魏建东魏。宇文泰开始动心。留下元修继续做皇帝，无疑跟东魏结下仇怨。再说高欢拥立元修称帝仅仅两年，君臣之间就翻脸；宇文泰辅佐元修，哪天翻脸，他会像高欢一样遭遇君上讨伐。想到这里宇文泰便觉元修不可久留，他动了杀机。可元修毕竟是北魏外逃的皇帝，要杀也得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跟随元修出逃的有大将军独孤信和杨忠，还有拓跋氏家族的南阳王元宝炬。宇文泰召这三人到堂下，厉声说道：“孝武帝元修从没缺过女人，居然封三个堂妹为妃，且又百般宠爱明月公主，这乱伦的齜齜事告白于天下，百姓定会痛骂皇帝猪狗不如。”宇文泰拿了皇家一桩丑事撕开一层皮，南阳王元宝炬的两块脸一阵红一阵白，不知往哪里放置。大将军独孤信和杨忠发怔地看着宇文泰，好歹不知说啥。

随后宇文泰设宴赐酒。蒙在鼓里的元修端起杯子喝上一口，嘴里像有一股燃烧的烈火，立马封住喉咙，既没进气也没出气，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来不及哀叫一声，眼珠子吓人地翻动几下，轰地一响倒在酒桌下，气绝身亡。没等惊恐的众人缓过神，来了几个卫士抬走元修。宇文泰的样子倒显得沉稳，对众人说：“刚才的事，已经过去了，诸位别少兴致，继续喝酒吧。”独孤信和杨忠也在酒桌边，两人不安地对视一下，并没端起杯子。

独孤信仍旧震惊不已，霍地站起来道：“我跟宇文将军同为武士，宁可死在刀剑之下，不可贪这一杯，死得猥琐！”

宇文泰也站了起来，走过去笑笑说：“独孤将军，还有杨将军，我平日想请都请不到，二位能投我帐下，难得啊！”

露出和颜悦色的宇文泰跟独孤信和杨忠喝了交杯酒，示意他俩的杯盏里没下毒。随后宇文泰明确说道：“孝武帝元修荒淫无耻，不禁人伦，居然做出兄妹乱交的可恶事来，国家有这样的昏君，令天下蒙羞！至于二位将军才是国之栋梁，若愿与我共谋大事，共创大业，是此生之缘分；若不愿意，这就可以另谋高就。”

独孤信和杨忠想到他俩紧随元修出逃，再也回不了京师洛阳，丧家犬似的无处可去，见宇文泰这般挽留，只好留下。

随即宇文泰效仿高欢，拥立南阳王元宝炬称帝，在长安建西魏，改国号大统。宇文泰做了西魏大丞相，辅佐元宝炬料理朝政。

北魏王朝经历一百多年的风雨消蚀，在眨眼间儿被高欢和宇文泰掰成两半。高欢和宇文泰从此成为宿敌，两人总想吞灭对方，领兵交战不知较量了多少个回合，不见谁吃掉谁。

高欢死后，他的次子高洋逼宫，东魏孝静帝元善见无可奈何只好禅让。高洋获取皇权，改国号北齐。

宇文泰并没效仿高洋逼宫另立国号。然而西魏历数三帝，都是宇文泰一手扶立登上皇位的，可想宇文泰在西魏的地位至高无上。

西魏恭帝元廓在位三年，总是夹着尾巴做傀儡。只要宇文泰摆个脸色，他都不敢含糊。当他获悉宇文泰病逝，长长地吐出一口郁气，感觉头顶上突然消失一块重物。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不再受制于人。哪知灵榻于云阳宫的宇文泰还没下葬，中山公宇文护带着一帮武臣，手牵年仅十四岁的宇文觉闯宫来到元廓面前，阵势咄咄逼人。

元廓不知来意为何，正要开口问个明白。

手牵宇文觉的宇文护迫不及待说道：“禀陛下，大丞相在泾州时，对臣有过遗嘱，说他的三子宇文觉系嫡出，当立世子，承袭爵位。”

元廓沉静片刻后问道：“大丞相临终前，有过其他的遗嘱吗？”

宇文护回答道：“大丞相托孤于臣，全力扶持幼子，精诚为国，完成他的志愿。”

元廓怔了下，心里有话，见树干样立在一旁的众武臣没一个提出异议。于是元廓把话咽了下去，沉稳地坐着，不再吭声。

宇文觉双膝一软，跪在了元廓面前。此时此刻他并不在意承袭父亲的爵位，他深深陷入在了失去父亲的悲痛中，哭得满脸都是鼻涕和眼泪。

宇文护懒得顾及宇文觉哭泣，对沉默的元廓说：“请陛下这就下旨，恩准大丞相世子宇文觉继承官爵。”

闻知宇文泰病逝，元廓打算封一位顺心顺意的人任宰辅，没料宇文护牵着堂弟宇文觉跑来要爵位。要爵位倒是无错，但宇文护不能带着一帮武臣来逼迫。元廓心里窝着火，瞅着满脸鼻涕和眼泪的宇文觉，心想一个毛孩儿，即便是子承父业，能做得了出谋划策的宰辅吗？想到这里，元廓正色道：“宰辅是朝廷挑大梁的，这个职务给宇文觉，他拿得起吗？”宇文护毫不退缩说：“这是大丞相生前的遗嘱，请陛下恩准。”元廓使了个缓兵之计，笑笑说：“到明天上朝的时候，朕下旨，也来得及嘛。”宇文护不便继续磨缠，退了下去。

没多会儿，宫伯张光洛有事奏报，脚步匆匆进得朝殿。

元廓正纠结着，好像有个东西堵在喉咙里，不吐不快。张光洛来得正好。没等张光洛奏报，元廓耐不住问张光洛：“刚才宇文护带着宇文觉过来了，让宇文觉继任宰辅，你意下如何？”

张光洛毫无准备，样子发呆地看着了元廓。

元廓逼视张光洛又问道：“朕问你，你怎么不言声？”

张光洛的脑子转动了几下，浅浅地吸了口气，回答道：“如果陛下不太看好宇文觉继任宰辅，又有谁胜过宇文觉呢？”

元廓倏地一愣，说宇文觉毕竟是个毛孩，他能胜任得了宰辅一职吗？

张光洛微微一笑道：“毛孩虽小，但好驾驭。”

元廓的纠结，就在这时候给张光洛拨开一条缝，仿佛点亮他心头上的一盏灯。等张光洛奏完事退下后，元廓回想宇文泰做大丞相的日子，他惟有压抑和苦闷，现

在再找个类似宇文泰的人做宰辅，他的压抑和苦闷将会继续下去。

宇文觉虽是个毛孩儿，可他完成了大婚，娶的不是别人，正是元廓的亲妹子晋安公主元胡摩。也就说宇文觉有着皇亲身份，又是宇文泰众子之中最斯文的一位。正如张光洛所言，让宇文觉继任宰辅好驾驭。元廓终于打消其他念头，准许宇文觉承袭父亲的官爵。

第二天上朝时，等文武百官进了朝殿之后，元廓下了道谕旨，准许宇文觉袭爵，封太师、柱国；将大丞相一职改成大冢宰，一并封给宇文觉；紧接着又封宇文觉为周公。宇文觉从此少年得志，位高权重起来。

3

总领百官的大冢宰一职将年轻的宇文觉推到了权力顶峰。如何擅权，宇文觉还不显得老练，需要宇文护帮助；也就说宇文护充当宇文觉的幕僚，等于在背后充当了大冢宰的角色，这就使宇文护尝到擅权的甜头。然而宇文护在做大冢宰幕僚的同时，想到若干年后，宇文觉的羽翼一旦丰满，有可能将他视为一条多余的尾巴。

自从接受宇文泰的遗命，宇文护便觉机会来了，开始萌发登入权力顶峰的欲望。有欲望就会有行动。宇文护开始运筹，眼下的朝廷，文臣武将几乎都是他叔父宇文泰的亲信，倘若弄出动静，这些曾经得到宇文泰好处的人，兴许不会背信弃义。于是宇文护私下里会晤宇文觉，先是试探，然后直接怂恿宇文觉谋反称帝。没等宇文护把话说完，宇文觉震惊得浑身发凉。

“父亲在世时，得到皇位易如反掌，他都没做出来……”宇文觉瞪眼瞅着宇文护，“这种事我岂可做得？”

“怎么做不得？”宇文护接着怂恿道，“早年高欢分割北魏，辅佐元善见称帝建立东魏。没过几年，高欢死后，他的儿子高洋废了孝静帝元善见称帝，另立国号北齐，成就了大业。难道兄弟不想成就一番大业？”

宇文觉仍旧没动心，惊怔说道：“父亲在朝廷做宰辅，一生效忠，才赢得声望；我做宰辅没几天就起反，是背离人心之举。”

宇文护继续说道：“高洋废东魏称帝建北齐，是先例，世间没人骂他个不是，也没人站出来起哄反对他。我跟你是血亲兄弟，希望你能像高洋那样废西魏称帝，有什么不好呢？”

宇文觉打个冷惊说：“废恭帝元廓，另立国号，万一有什么闪失，那是要满门

抄斩的，此事不可以轻举妄动。”

宇文觉流露出反感和后怕，宇文护这才打住话题。

离开时，宇文护轻轻拍了下宇文觉的肩膀，丢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小弟别忘了有今日的高位，还是为兄的争取来的。”

宇文觉意识到了宇文护肯定会做出想要做的事来，他没法阻止。

一晃到了十二月，宇文泰病逝差不多过去两个月。心浮气躁的宇文护终于按捺不住，准备串通小司马尉迟纲。身任禁军首领的尉迟纲正是宇文泰的外甥，他和宇文护是姑舅表亲，两人平日里往来频繁。宇文护心想只要尉迟纲愿跟他合作，控制京师废掉恭帝元廓，大功可望。他去串通尉迟纲时，拿了封官晋爵作诱饵，事成后让小司马尉迟纲晋升柱国大将军，这一职位在朝廷屈指可数。尉迟纲见利眼开，又是自家人做自家事，满口答应宇文护。

两人几番密谋，感觉起事的力量仍旧单薄。

尉迟纲想起一个人来，对宇文护说：“万一缺乏人手，就拉贺兰祥进来入伙吧。”

宇文护这才想起贺兰祥，连连点头说：“拉他入伙当然是最佳人选，就怕他回避。”

尉迟纲说：“咱俩可去找他试探口气。”

身为柱国大将军的贺兰祥也是宇文泰的外甥，他跟尉迟纲是姨表兄弟，跟宇文护是姑舅表兄弟。宇文护和尉迟纲事先没打个招呼，相约来登贺兰祥府邸。贺兰祥见来的是自家两位表兄弟，笑脸相迎，恭请入座。

宇文护坐定后，没来得及喝口茶水，对贺兰祥说：“咱俩不是来你府上作客的，你别客气。”

贺兰祥的笑脸一沉，忙问道：“两位表兄弟有何事相见？”

宇文护也不啰嗦，直截了当说明了来意。

没等宇文护把话说完，贺兰祥惊了个正色。

尉迟纲见贺兰祥惊得拉长脸，斜视贺兰祥的长脸说：“都是干大事的人，遇到大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贺兰祥毕竟有着柱国大将军的身份，为人功臣差不多到了最高顶点，再去折腾一番，所获功利不过如此。他接着想到没了宇文泰呼风唤雨的支撑，仅凭他们仨的力量废掉恭帝元廓，风险极高，连忙劝阻说：“这大事一旦干出偏差来，可不是一两颗人头落地，二位表兄弟别胡思乱想了。”

贺兰祥显然觉得宇文护和尉迟纲即将要付出的行动有些莽撞，他不是那么热衷，

还打起他们的退堂鼓。宇文护有点恼火，屁股离开椅子往上一翘，随又坐下来：“高欢的后人不愿做东魏拓跋氏家的奴仆，早就灭了东魏，自立了北齐。你二舅是我叔父，他替西魏拓跋氏家的做奴仆，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和我，难道心甘情愿继续做西魏拓跋氏家的奴仆吗？”

贺兰祥没料宇文护说出这番话，他翕动嘴唇，欲言又止。

尉迟纲一旁鼓动说：“二舅宇文泰早就应该称帝了，却白白地丢失了机会。咱们再不动手，这西魏拓跋氏的江山，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别人夺走。”

贺兰祥依然有些迟疑。他早年的命运跟宇文护一样，少年丧父，是由宇文泰领回家抚养长大的。他有今日柱国大将军的高位，全靠了宇文泰栽培。因此他对宇文泰的感情，无法用什么代替。他面无表情迟疑了会儿，开口说道：“咱们起事反朝廷，不知效忠朝廷的二舅在天之灵有何感想？”

宇文护克制不住站了起来，边踱步，边对贺兰祥说：“叔父在涇州对我的一番遗命，其中就有宇文氏家取代拓跋氏家的意思。只要咱们协力获取西魏，方可富贵至极，尽享万全之福，难道兰祥表兄视若草芥？”

贺兰祥不再吭声。宇文护和尉迟纲跟着沉默。

随后贺兰祥打破沉默，叹息道：“联手反魏，开弓没有回头箭，不知八柱国等武臣会作何种反应？”

宇文护打气说：“树倒猢猻散，你别想得太多。”

贺兰祥叹道：“那就好自为之吧。”

4

入夜时分，紫薇宫里灯火辉煌。一群佳人施过粉黛，身着飘逸的罗裙在太监们引领下来到恭帝元廓面前。这种时刻，正是元廓最兴奋的时刻，他色眼横飞，尽享美人给他带来的快活。

这个晚上的长安城里突然出现众多兵士，一场政变在茫茫夜色掩护下悄悄拉开序幕。淫乐在紫薇宫的恭帝元廓一点都不知晓。

小司马尉迟纲带着禁军，封锁了宫城的皋门、库门、雉门、应门和路门，这五门正是帝王之宅的重要通道。紧接着禁军包围了紫薇宫。宇文护带着一群人闯进紫薇宫，殿堂的乐声戛然而止。沉溺在美人堆里把酒欢愉的恭帝元廓一看闯入紫薇宫的是一群身着铠甲手持兵器的禁军，领头的居然是中山公宇文护，大惊失色从美人

堆里走了出来。

“今晚朕没召见你们，你们擅自闯宫……”元廓来了个下马威，大声喝道，“全都赶紧退出去！”

有备而来的宇文护哪里听得了这声喝令，他霍地拔出寒气袭人的宝剑，怒道：“今晚有谁不听使唤，剑不认谁！”

元廓不禁打个寒战，下意识地左顾右盼，随侍不过十来人，动起干戈决不是宇文护他们的对手。有那么一刻，元廓无奈地盯着宇文护，想弄清宇文护真正的来意，语气平和地问道：“中山公贸然闯宫，到底为了什么？”

宇文护直接回答道：“请陛下禅位！”

元廓顿时惊出一身冷汗：“朕是西魏的正统天子，你个小小公卿凭什么逼朕禅位？”

这当儿，随侍们正要簇拥过来护驾。宇文护喊出一个“杀”字，他的手下快速出剑，首先拿了元廓的近侍开刀，剑如弧光飘飞出去，三个近侍骇然倒地。本是平静的紫薇宫里开始惊乱，众宫女众嫔妃吓得尖叫不止，她们的尖叫声更加增添了可怖气氛。

惊乱中的元廓没来得及让随侍护卫住，宇文护的手下已将元廓团团围住。数十把寒气袭身的冷剑形成一个圆环，无论元廓往哪里迈步，面对他的都是锋利的剑。他这才感觉自己气数已尽，浑身发软，却不愿就此屈尊，喃喃说道：“人总归一死。朕命绝天地间，也轮不到一帮下人出手，还是请中山公出手吧。”

宇文护道：“臣有言在先，不是违背天命来弑君的，臣只是来请陛下禅位的。”

元廓强打精神冷笑道：“你请朕禅位给何人？”

宇文护道：“禅位给大家宰宇文觉。”

元廓闭了下眼，然后睁开，不再言声。

宇文护接着说道：“只要陛下答应禅位，高贵的天尊依然风光。”

这时候惊乱的大殿里安静下来，依旧凝结着可怖的杀气。

元廓做梦都没想到他在这个歌舞升平的夜晚被宇文护终结了他的帝位，他沮丧难耐，别无选择，在一声长叹声中答应了宇文护。

皇帝被擒，整个宫城牢牢掌控在了宇文护和尉迟纲手中。离天亮还早，如何应对天亮之后百官入宫朝见时刻的变数，躲在幕后的贺兰祥指使宇文护快去请宇文觉进宫。宇文护带了一伙人前往丞相府。这时候夜已极深，偌大一座长安城笼罩在沉静的死气里。

浩气辉煌的丞相府也不例外地笼罩在沉静的死气里，大门紧闭，院内悄无声息。匆匆奔来的宇文护来不及喘口气，挥起两只有劲的拳头直朝大门捶打，那“咚咚”声响犹似利剑穿过厚实的门板在院落里回荡。

深夜里突然响起这般急促的敲门声未曾有过，惊动丞相府的卫士，他们操持刀剑涌到院落门口，问何人在敲门？待打探是宇文护的声音，才开门。

急奔进门的宇文护张口就说：“快请大冢宰进宫。”

这会儿不是入朝的时候，一个卫士冲宇文护说道：“天还没亮哩，大冢宰正熟睡在热被窝里，怎好吵他瞌睡叫醒他？”

宇文护边走边说：“叫他快点起床随我进宫。”

宇文护的语气既恳切又坚定，好像谁拦他，他不饶谁。

院落里闹哄哄的。新婚不久的宇文觉仍处在蜜月里，紧搂夫人元胡摩睡得毫无知觉。宇文护曾是丞相府的大管家，回到丞相府如同回到自家来。尽管府邸曲径通幽，他闭着眼都不会走错地方，径直走到宇文觉就寝的卧室门口，飞扬起拳头，一声接一声捶在房门上。

“大冢宰别睡了，快起来！”随着捶门声，宇文护粗犷的嗓子喊得山响。

惊醒后的宇文觉最初不知何人闯入丞相府，吓得心口怦怦直跳，浑身直发抖，躲在被窝里不敢应声。之后他才听出是堂兄宇文护，缓了下神，点燃灯盏，披衣起床打开房门，猫着腰背问道：“深更半夜的，你咋跑来叫我？”

宇文护朝宇文觉的脸上吐出一口粗气说：“快穿好衣裳随我进宫。”

宇文觉舍不得他的热被窝，冻得发抖说：“天还没亮，等天亮了再说吧。”

宇文护说：“恭帝正在乾安殿里等你去禅位，你还睡得着？”

宇文觉如同坠入梦境，惊呆住，张着嘴巴老半天合不拢，吸口气说：“那种事，你真的做了？”

宇文觉显露出十足的孩子气，令宇文护哭笑不得：“兄长替你谋取大宝位，难道你怀疑不成？”

宇文觉依旧孩子气十足说：“来得太快了，我还没作好准备哩。”

宇文护不再介意宇文觉的孩子气，笑笑说：“等你登上大宝位，别忘了兄长的一番苦心。”

宇文觉感觉心窝里暖暖的，回房穿好衣裳，没跟夫人元胡摩打个招呼，出门坐上马车跟随宇文护进宫去了。

恭帝元廓是被绑进乾安殿的，他明白禅让已成定局，所有的反抗只能带来杀身之祸。他进殿后相当配合。贺兰祥给了他充足的颜面，松了四肢，让他坐在视朝的龙椅上。宇文觉迈进乾安殿时，看不出元廓遭遇囚禁的样子。

宇文觉这才知道唱主角挟持元廓的只有宇文护、尉迟纲和贺兰祥，便觉他们的行动有些莽撞，忙问：“有没有得到朝中元老支持？”

尉迟纲回答说：“我派人去请朝中元老了。”

宇文护说：“他们怎么还没进宫来？”

贺兰祥说：“差不多快要来了。”

这个时候的宇文觉判若两人，不再显露孩子气，他表情庄重，步伐稳健朝元廓走过去。

元廓苦着脸对走近他的宇文觉说：“你们宇文氏家的赢了。”

宇文觉点头说：“请放心，我会善待你们拓跋氏家的。”

元廓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绝望，眼里滴落下泪珠：“我知道皇天之命不会始终如一，惟归于圣德。故尧授舜，舜授禹，时其宜也。然天厌我魏邦，垂变已告，我得就此顺其天意罢了。”

随之元廓要来御笔御砚，草诏禅让，数笔而就，将皇位拱手托出，心情沉重道：“天子易主，是天将一代王朝始于终，又终于始，不可逆命。善待苍生，乃是天子之己任。”

宇文觉从元廓手中接过禅让诏，郑重道：“我会善待苍生，顺天而行的。”

这当儿，柱国将军赵贵正赶在进宫的路上。他收到的是一份矫旨，旨上对宫廷政变只字不提。宫里不出大事，皇帝不会在大半夜里急于召见。赵贵便觉蹊跷，问送旨的人打听，送旨的人根本不知皇帝易主，无从相告。车驾临近皋门时，相遇柱国将军于谨的车驾。于谨也是半夜里被人拍门叫醒后急着赶赴宫里的。赵贵先下了车，招呼时问于谨，皇上从没在鸡叫时分召唤大臣进宫，于将军得到过什么消息没有？于谨摇头，说难道赵将军也没得到消息？赵贵跟于谨一样摇头。于谨迟疑片刻说：“走吧，等进了宫，就晓得了。”两人的车驾挤在一块儿往前走，到了皋门，气氛完全不一样了，门里门外都是手持兵器的禁军。禁军见来的车驾是于谨和赵贵的，才放行。皋门是宫城的正大门。于谨和赵贵过了皋门往里走，越发感觉气氛紧张得令人不安。

赵贵和于谨的车驾停在了乾安殿前。两人一前一后下了车，登上台阶，迈进大殿门槛，正要向皇帝朝拜请安，发现坐在大殿高位的不是恭帝元廓，而是大冢宰、